

医疗社会史研究

International Medical Historical Review

Vol. VIII, No. 2, December 2023

第十六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主 编 张勇安

特邀主编 维罗尼可·布东-米洛 (V. Boudon-Millot)

闵凡祥 杨李琼

本电子文件之权利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享有，仅供作者个人学习、研究、备份或申报个人成果等非商业性或非盈利性用途使用，未经社科文献许可不得将全部或部分内容用于复制、销售、传播等商业性或盈利性行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古巴比伦医学起源新解*

[英] 马克·盖勒

摘要 由于巫术在医学和治疗中不甚明确的作用，人们对巴比伦医学的起源知之甚少。主要有两种职业会对疾病进行治疗：“巫师”（*āšipu*, exorcist）和“医生”（*asû*, physician），这两种职业都有各自的治疗策略，包括咒语和医疗处方。公元前第2千纪最早的证据表明，这两种互补的治疗方法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到公元前第1千纪，巫师和医生治疗行为的区别却开始变得模糊，巫师所接受的训练往往包含医学知识，而医生的处方经常包含咒语。然而，最近出版的有关巫术（*āšipūtu*）和医术（*asūtu*）的楔形文献表明，各类治疗方法代表了独立的学科，在各自特殊的治疗理论下使用咒语或处方。例如，巫术疗法采用诸如熏蒸之类的仪式，但避免使用医疗处方，而医学疗法则使用非巫术性质的咒语，这些咒语实质上是对疾病起源或由自然事件引起的疾病的病因学解释。这种情况表明，即使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都包括诊断和预后，任何医者在治疗病人时都可以自由研究或加以运用。

关键词 巴比伦医学 巫师 医生 咒语 医疗处方

* 本译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亚述帝国都城尼微出土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9VJX169）成果之一。

本文的研究是在欧洲研究理事会高级资助项目的支持下进行的，项目编号为 323596 BabMed。本文使用的缩写如下。数据库中的资料均可免费浏览，而且列出了延伸阅读的文献，部分专著可在线下载。MSL=Material for the Sumerian Lexicon/Materialien zum sumerischen Lexikon. BAM=Die babylonisch-assyrische Medizin in Texten und Untersuchungen; BAM 7=Markham J. Geller, *Renal and Rectal Disease Texts*, Berlin: De Gruyter, 2005. PBS = Publications of the Babylonian S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Museum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ttp://onlinebooks.library.upenn.edu/webbin/book/lookupname?key=University%20of%20Pennsylvania%2E%20University%20Museum%2E%20Babylonian%20section>) DCCLT = Digital Corpus of Cuneiform Lexical Texts (<http://oracc.museum.upenn.edu/dcclt/index.html>) TDP = René Labat, *Traité akkadien de diagnostics et pronostics médicaux*, Paris & Leiden: Brill, 1951. YOS 10 = Albrecht Goetze, *Old Babylonian Omen Tex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7.

古巴比伦医学本质上是基于外部可观察到的症状而形成的一种以制药或药物为基础的治疗系统,几乎没有外科手术。医疗干预主要包括口服药物、直肠灌肠、外用绷带和按摩,同时结合佩戴护身符、熏蒸和其他以心理为导向的程序。没有发现古巴比伦医学有静脉切开术的证据,其也没有希腊模式的体液理论。然而,巴比伦对疾病的治疗不局限于药物及其使用,还可能涉及咒语和巫术仪式。在实践中,这些职业参与了治疗措施的管理,包括身体接触和参与旨在影响病人心理状态的活动。与希腊、中国或阿育吠陀医学不同,很难辨别出任何具体的巴比伦医学理论,部分原因是巴比伦的抄写文化没有以书面形式传播理论的传统,因为这类话题是学者间口头评论的主题。但这绝不意味着巴比伦人没有医学理论,只是他们的医学理论必须从类似涉及治疗、诊断和预后等多种不同形式的大量文献资料,以及人体结构学和药理学的学术著作中推断出来。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必须查看两河流域晚期的资料和语言才能重建该地区的医学理论。

为了便于比较,重要的是从医学“体系”的角度来思考古代世界的医学,我们可以将古代世界的医学主要划分为几大类,例如希腊-罗马医学、两河流域医学、^①埃及医学及后来的阿拉伯医学。一个古老的医学体系通常由子集组成,例如希波克拉底论著或狄奥克勒斯(Diocles)医书、希腊医药哲学学说(例如方法论者、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以及达到顶峰的盖伦的著作,其内在的相似性使我们将这些视为一个综合医学系统的组成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类似独特的巴比伦医药“哲学”或理论方法,可以与这些相互竞争的希腊学派相媲美,这可能是我们资料来源的性质所致。尽管现代对巴比伦医学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单一的,但基于医者实践的导向,巴比伦医学实际上综合了截然不同的疗愈和治疗方法。^②一个潜在的冲突领域是神明与其他神力(包括恶魔和鬼魂)在诊断和

① 我们使用两河流域医学(即美索不达米亚医学)这一词统称该地区以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阿拉米语和叙利亚语其中任何一种语言记录的医学,而巴比伦医学特指以阿卡德语记录的医学。

② 如果没有任何对其医疗能力的第三方的评估,或者甚至没有医生对手之间的辩论性评论,评估巴比伦医学知识的竞争性理论或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理论很可能存在。

治疗上的对抗作用，这似乎是合理的，“神之手”这样的措辞在医学语境下可能意味着个人保护神对病人健康的干涉，^① 尽管学者可能仅将此措辞作为与疾病相关的技术术语。^② 鬼魂在病人耳边咆哮也是如此，既可以从字面上解释，也可以作为焦虑或精神疾病的隐喻，通常需要巫术干预。^③ 巫师（*āšīpu*）和医生（*asū*）这两种治疗职业也代表着不同的治疗方法，主要是祈求神的帮助与技术（处方）的差异，这两种传统的治疗方法后来都受到了基于星座或者行星对身体和疾病产生影响的占星医学的挑战。

巴比伦医学的特殊优势在于其对资料缜密且系统的安排，这意味着尽管缺乏仪器或技术，巴比伦医生仍获得了有限的技术知识。这一点在巴比伦人的解剖学知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的解剖学知识是最基本的，尤其是内部解剖学。他们对诸如心脏（被认为是一种认知器官）^④ 以及大脑（通常被视为骨髓）这类器官的功能知之甚少，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巴比伦人将肺与呼吸联系起来。然而，巴比伦学者普遍了解泌尿道的组成部分和功能，这可能是基于对动物结构学的研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巴比伦有尸体解剖或病理解剖学的研究。另外，除了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一段短暂时期外，^⑤ 希腊医学也反对尸检。当然，这条规则的例外是埃及的

-
- ① Nils P. Heeβel, *Babylonisch-assyrische Diagnostik*, Münster: Ugarit Verlag, 2000, pp. 49-54.
- ② 参见 Karel van der Toorn, *Sin and Samnction in Israel and Mesopotamia*, Assen: Von Gorcum, 1985, p. 199; Eric Schmidtchen, *Mesopotamische Diagnostik: die diagnostisch-prognostische Standardserie Sakikkū als ein Kernbereich des Beschwörungsepernten sowie eine Neuedition des zweiten Kapitels*, Ph. D. Dissertation of Freie Universität, 2018, pp. 211-219.
- ③ 有关示例请参见 JoAnn Scurllock, *Magico-medical Means of Treating Ghost-induced Illnesse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5, p. 14. 具体处方请参见 BAM 503 I 20' - 23' (JoAnn Scurllock, *Sourcebook for Ancient Mesopotamian Medicine*, Atlanta: SBL Press, 2014, p. 369): “如果一个男人受到‘鬼魂之手’的影响，(那么)他的耳朵就会咆哮: 捣碎 *murru*, 神(?) (*ašgigū*) (和) 孔雀石(?) (*ešmekku*), 用一团羊毛包裹(它们), 把(它们)撒到雪松树脂(字面意思是‘血液’)里, 背诵咒语……”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这种情况被认为是人身攻击的结果, 还是由神经系统的疾病引起的, 这种治疗方法类似于巫术(现代术语), 但采用的是医学处方的形式。
- ④ Joan G. Westenholz and Marcel Sigrist, “The Brain, the Marrow, and the Seat of Cognition in Mesopotamian Tradition,” *Le Journal des Médecines Cunéiformes*, Vol. 7 (2006), pp. 1-10.
- ⑤ 归因于希罗斐鲁斯 (Herophilus) 和埃拉斯特拉图斯 (Erasistratos), 参见 Heinrich von Staden, *Herophilus: The Art of Medicine in Early Alexand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木乃伊制作,但由于制作木乃伊是作为一种丧葬行为而不是作为医学研究来对待的,所以目前尚不清楚埃及医生通过木乃伊制作过程获得了多少解剖学知识。然而,没有解剖并不妨碍巴比伦学者对解剖学进行详细的学术研究,这些研究保存在那些罗列着人体器官和疾病的词表上。

一 解剖学词表

这类词表被称作 UGU. MU^①, 其特点在于, 它们与医学处方和诊断文本中的解剖学术语有很多不同之处。可以推测这些词表代表的是学术的或“理论”解剖学, 与医学处方中的实践解剖学不同。这些词表展示出人们对解剖学的早期兴趣, 许多例子都来自学校的课本, 这些课本主要来自两河流域的文书中心尼普尔以及赫梯首都哈图沙。^② 能够表明学术词表和医学文本之间关系的例证如下:^③

kir₄. mu = *ap-pi* “我的鼻子”

pa. an. ta kir₄. mu = *na-pi-iš ap-pi-ia* “我的鼻子的呼吸”^④

pa. úg kir₄. mu = *na-hi-ir ap-pi-ia* “我的鼻子的鼾声”^⑤

im kir₄. mu = *ša-ar ap-pi-ia* “我的鼻子的吸气 (字面意思是: 风)”

sag kir₄. mu = *re-eš ap-pi-ia* “我的鼻尖”

šà kir₄. mu = *li-ib-bi ap-pi-ia* “我的鼻子的中间”

-
- ① UGU. MU 的字面意思是“我的头盖骨/大脑”, 参见 MSL 9, pp. 49-73 和 Miguel Civil, *The Lexical Texts in the Schoyen Collection*, Bethesda: CDL Press, 2010, pp. 148-161。该解剖学词表以苏美尔语单语和苏美尔—阿卡德双语的格式来翻译苏美尔解剖学术语。
- ② Yoram Cohen, “The Ugu-mu Fragment from Hattuša/Bogazköy KBo 13. 2,”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71, No. 1 (Apr. 2012), pp. 1-12.
- ③ MSL 9, p. 67. (本文引用的是原文的拉丁转写, 转写时有三种转写方法, 分别是原文转写、规范转写和合并转写。原文转写中原文音节拼写用短线相连, 词符用该词的读音表示。规范转写中用单词的形式拼写单词, 不写连字符。音节右下方的数字越大表示这是使用频率越低的音节, 下方引文中的长横线表示泥板上的横线。——编者注)
- ④ 在 Miguel Civil, *The Lexical Texts in the Schoyen Collection*, p. 155 (4; 5) 中, 这个短语读作 *na-hi-[ir ap-pi-ia]*, 意思是“我的鼻子的鼾声”。
- ⑤ 或者: 按 CAD N/1 136 的解释是鼻子的鼻孔, 但西维尔 (Civil) 的释读是首选 (Miguel Civil, *The Lexical Texts in the Schoyen Collection*, p. 155)。

bùru kir₄. mu = *pi-li-iš ap-pi-[ia]* “我的鼻孔（字面意思是：针孔）”

síg kir₄. mu = *ha-an-zar-ar-ti ap-pi-ia* “我的鼻涕（字面意思是：绿色的羊毛）”^①

[bad] kir₄. mu = *du-ur ap-pi-ia* “我的鼻壁”

以粗体标记的术语表示医疗处方中出现过或可能出现的阿卡德短语，其他术语则很可能是外来的，因此只会在特殊情况下出现在处方中。这种模式在整个 UGU. MU 的文本中重复出现，其中许多术语在医药处方中并不常见。

令人惊讶的是，在公元前第 1 千纪，解剖学词表似乎已从学术兴趣中消失了。然而，以苏美尔语单语和苏美尔—阿卡德双语两种形式存在的类似的疾病词表却并非如此，仍在尼尼微的阿舒尔巴尼拔皇家图书馆中得以复制和研究。^② 同样的模式^③也出现了，这些词表保留着一些无法从医学处方中得知的罕见或不寻常的疾病名称，此外，疾病词表的目的是将阿卡德语所表述的疾病与苏美尔疾病术语相匹配，这是一项语言学工作，而不是医学工作。如下所示：^④

giš. giš. g[id] = [*pa*] - *ša-du* “捣碎”

gìri h[um] = [*ha*] - *ma-šú* “打断”（脚）

gìri tag = *še-pa ha-miš-tu* “变形的脚”^⑤

gìri. gú ba. an. du = (*še-pi*) *i-te-eq-lip-pu-u* (*neqelpû*) “我漂浮的脚”^⑥

-
- ① Miguel Civil, *The Lexical Texts in the Schoyen Collection*, p. 149 (10) 中翻译的苏美尔语是“我的鼻毛”，但阿卡德语“*hašartu*”的翻译是绿色的羊毛，并引申为黏液。然而，《巴比伦塔木德》(Gittin 69a) 提供了一个治疗流鼻血的处方并建议，“让一个人把一簇羊毛黏成一缕 (*pylt'* = 阿卡德语 *piiltu*)”插入鼻孔。可能 UGU. MU 中的这行原本是指流鼻血的治疗方法，之后这种治疗方法也纳入对鼻子的描述。
- ② MSL 9, pp. 90-102, 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在疾病名称仍然令人感兴趣的情况下，解剖词表不再被复制，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尚未找到公元前第 1 千纪样本的可能性。
- ③ “同样的模式”指的是这两类清单都包含罕见或不寻常的名称，而这些名称在医学处方中是找不到的。此外，这两类清单似乎都侧重于将描述性的阿卡德语疾病术语与对应的苏美尔语术语比照阐述，这表明它们更侧重于语言学和文字学研究，而非医学。——译者注
- ④ MSL 9, p. 95 以及 DCCLT。
- ⑤ PBS 12, 13.
- ⑥ MSL 9 78: 110, 95; 103. “*neqelpû*”一词的意思是“漂流或者顺流而下”，这是一个文学术语的例子，偶尔会出现在症状中，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参见 CAD N/2 173。

níg. na. me. eš (变体为 a) e₁₁. (变体为 ge₆). da (变体为 ba. TU. dè)=
mim-ma i-li-a-šum “使它上升的任何东西 (复数)”^①

gìri al. g[ilim] = (še-pa) [i] t-te-né-gi-ir “脚崴了”

gìr [peš₆. peš₆] = še-pa ub-bu-ṭa-tu “肿胀的” (脚)

[gír …] = (še-pa) nu-pu-ha-tu “发炎的” (脚)

[gír du. du. ur]. hi. = (še-pa) na-mu-ši-ša-tu “坏死的” (脚)

与上述 UGU. MU 的摘录一样, 这份词表提供了另一个病理描述的例子, 这些病理描述几乎不会作为医学症状出现, 而且这份词表很可能不是基于医学文献制作的。整个疾病词表似乎是针对医疗条件和残疾的独立的非治疗性研究。^②

二 植物与矿物词表

对于药用植物、药草和药用矿物质的学术研究, 也可以提出类似观点, 以 Uruanna 开头的一系列词表则更为复杂。这些词表可以被看作后来泰奥弗拉斯托斯 (Theophrastus) 和迪奥斯科里德斯 (Dioscorides) 更广泛著作的前身。不过, Uruanna 词表仍包含了大约 400 种两河流域治疗处方中常用药物成分的宝贵信息。除了给出名称和简短描述之外, Uruanna 文本中还提及有关污物药剂 (*Dreckapotheke*) 或污物成分 (如动物粪便) 药方的信息, 而实际大多是普通植物的秘称:^③

25 (注释: 无) “果”-植 (注释: 其他) 绰号: 人掌丸
(注释: 男性)

26 (注释: 2) “地”-植 (注释: 土块) 绰号: 山 galgaltu^④

① MSL 9, p. 77.

② 假设这样的词表是书吏学校讨论的主题, 是学术活动的起点而非最终产物。

③ Markham J. Geller, “Encyclopaedias and Commentaries,” in J. Cale Johnson ed., *In the Wake of the Compendia*, Berlin: De Gruyter, 2015, pp. 39-40, 43.

④ 可能是一种昆虫。

27 (注释: 2) 骆驼刺 (*ašāgu*) 绰号: 同上, 驴胯^①

28 *illūru* (阿卡德语注释) 绰号: 臭虫

29 “牧羊杖” (注释: 苏美尔语) 绰号: [人] 股骨 (注释: 苏美尔语)

这份植物词表的目的是解释秘称 (*Deckname*, 绰号), 这些秘称通常带有一点情色意味, 实际不过是非常普通的成分, 或许是为了防止非专业人士或门外汉复制医学处方。譬如, 处方中的“人睾丸”实际指一种无害的“果”植, 或者可能只是一种作为药方成分的常见水果。一株“地”植实际指的是田地中的一个土块, 可以用来抵消医学症状中的湿气, 但这也可能是昆虫的别名——“山中饿棍” (*mountain hunger*), 此别名反映出这类害虫的贪婪活动。类似的注释“驴胯”, 可能是一种常见荆棘植物的别名, 或者是与这种独特牲畜相关的昆虫或寄生虫的另一个秘称。另一个类似的术语臭虫 (*išid bukāni*) 指的是红色的 *illūru*-植物, 而处方中令人生厌的人骨成分实际上是指一种被称为“牧羊杖”的常见植物。

最后, 植物和矿物词表常常附有被称作是“*Šammu šikinšu*”和“*Abnu šikinšu*” (字面意思分别是: “一种植物——它的属性”和“一种矿物——它的属性”) 的注释, 用以描述药用植物和矿物的固有特性和用途。^② 这类文献并不一定由医生撰写, 而是广泛地保留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中, 这说明: 对医药相关主题进行独立研究并非严格限于医生, 就如同后来的希腊哲学家 (包括亚里士多德), 他们在研究自然和宇宙时也会用到医药知识。例如:^③

① 很可能是另一种昆虫。

② 有关矿物质应用于巫医的全面研究请参见 A. Schuster-Brandis, *Steine als Schutz-und Heilmittel. Untersuchung zu ihrer Verwendung in der Beschwörungskunst Mesopotamiens im 1. Jt. v. Chr.*, Münster: Ugarit Verlag, 2008。

③ 参见 Henry Stadhouders, “The Pharmacopoeial Handbook *Šammu šikinšu*—An Edition,” *Le Journal des Médecines Cunéiformes*, Vol. 18 (2011), p. 25; Henry Stadhouders, “The Pharmacopoeial Handbook *Šammu šikinšu*—A Translation,” *Le Journal des Médecines Cunéiformes*, Vol. 19 (2012), p. 11 [IIIa 5]。

*šammu šikinšu kīma urnê inibšu kīma ašāgi šalim šammu šū murru šumšu
ana šuburri damiq arqūssu ana šuburrīšu tašakkanma iballut*

这种植物——性质像 *urnû*-薄荷，果实像荆棘一样黑：这种植物的名字叫 *murru*。对肛门有疗效，你应该在它新鲜的时候将其放入患者直肠，患者应该会好起来。

这句简洁的陈述告诉我们，一种名为“*murru*”（意思是苦的）的药用植物具有薄荷的特性，它的果实像荆棘一样呈黑色（或暗色）。由于这种药物对直肠疾病有效，医生应在新鲜时采摘并将之放入病人肛门。

有关药物学 (*materia medica*) 的 *Šammu šikinšu* 注释并不是药物解释词表的唯一例子。类似的解释性词汇文本——一种治疗手册是这类指南中的典型，如下：^①

ú^{sim} gūr. gūr. /ú a-ši-i/šu. bi. [aš. um]
ú^{sim} gūr. gūr. šim li^v úb. duh^u nīm. urta^d hab^a numun ki. ^diškur
pap ú^{hi} šēš ina i. giš šub ina izi šeg₆-šal kúm-su sag-su šēš. meš
ú úb. duh/ú ši-bit im/súd ina i. giš šēš

kukru-植物/一种医生治疗疾病的药物/同上（可能捣烂并揉入脂肪里）

植物：*kukru*、*burāšu*-刺柏、*kamantu*、*nikiptu*、*hūratu*、*quдру*-种子把这些植物都放进油里，在火上烧，趁热将其擦到他头上。

kamantu-植物/一种用于肠胃胀气的药物/捣烂并揉入脂肪里

这个手册的目的是将几种资料合成一个词表，确定哪些药物对哪些疾病有用（在第二栏），最后在处方中暗示药物特有的制备或使用方法。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是单方 (*simplicia*，单一药物用于治疗单一疾病)，还是使用多种药物治疗疾病的复方。

① BAM 1. 参见 Annie Attia et Gilles Buisson, “BAM 1 et consorts en transcription,” *Le Journal des Médecines Cunéiformes*, Vol. 19 (2012), p. 27, ii 7-8.

处方同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它可以是针对单一症状开出的单一药物组成的单方 (*simplicium*)，也可以是含有多种成分的复方，类似罗马医药中的制剂。单方可以反映出理论药理学和制药学知识。^① 以下是在肾脏疾病中发现的单方例子：^②

植物成分：

<i>ajar-kaspi</i>	“银莲座 [状]” 植物 (“silver-rosette” -plant)
<i>baluhhu</i>	(香树) (与压榨油混合)
<i>imhur-līm</i>	“治千种 (疾病) 的” 植物
<i>hašû</i>	百里香 (?)
<i>irrû</i>	黄瓜
<i>karān šēlibi</i>	“狐藤” (fox-vine)
<i>kasû and mē kasî</i>	一种 (园林植物) 或植物本身的汁液
<i>kurkânû</i>	(植物)
<i>lišān kalbi</i>	“狗舌头” 植物
<i>mašākal</i>	(在直肠疾病文本中混入啤酒里使用)
<i>murrû</i>	“苦” 植 (混入酒坊啤酒里)
<i>uhhahu</i>	荆棘
<i>zēr bīni</i>	怪柳种子
<i>šaman erēni</i>	雪松油 (混入醋里)
<i>šammu pešû</i>	“白色植物”

由于只有相对较少的单方可以用现代植物学名称来辨识，因此很难评估这些成分的价值，尤其是我们对个体情况的用量和剂量几乎一无所知。然而，一旦整个巴比伦药典被重建，下一个重要的阶段将是对单方与其他医学体系 (如希腊和阿拉伯医学) 中使用的类似物质进行比较，以确定古代的治疗体系是否存在连续性。

① 在巴比伦医学背景下，单方的使用从未得到研究，但是这类研究的结果会很有前景，因为它可以突出哪些药物是针对特定疾病复方中的有效成分。

② BAM 7, pp. 4-5.

三 被称作《诊断手册》的文献

另一个系统性思考的例子可以在被称作《诊断手册》的文献中看到,这是一个按从头到脚的顺序列出的、由数千个个体症状组成的冗长词表。^① 这个症状词表的格式和结构基于标准的占卜因果逻辑,即“如果 P, 那么 Q”,^② 如下:

如果病人头热, 他太阳穴的血管、手脚一起颤抖, 他的脚冷到了小腿, 他的鼻尖变黑, 手指上的痣发黄, 眼睛中间有黄白点, 两个眼睑都被感染……鼻腔呼吸感染, (然后当) 呼吸离开他的口, 便将死亡带入他的生命……^③

这些症状指标与希波克拉底医学中已知的情況相似, 人体解剖的某些部分被标记为热或冷, 有色(黑色、白色、黄色)或脉动, 所有这些都用作即将死亡的诊断指标。其他段落涉及病人的身体是潮湿还是干燥, 例如同—文本中的以下摘录:^④

-
- ① 《诊断手册》被认为是巫师 (*āšipu*) 的作品,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文献描述的症状常与医生 (*asū*) 的医学处方所描述的症状不相符。(关于《诊断手册》, 参见刘昌玉《埃萨吉尔—金—阿普里与古代两河流域的医学传统》, 张勇安主编《医疗社会史研究》第6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第133~142页; 王俊娜《两河流域医学: 巫术与医药的矛盾统一——评〈古代两河流域医药文献〉》, 张勇安主编《医疗社会史研究》第6辑, 第243~250页。——编者注)
- ② 有关这种标准的征兆格式的讨论, 参见 Francesca Rochberg, *In the Path of the Moo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 pp. 376-382 以及 C. Uehlinger, “From ‘Heaven’ to ‘Nature’: Some Afterthoughts,” in K. Schmid and C. Uehlinger eds., *Laws of Heaven—Laws of Nature, Legal Interpretations of Cosmic Phenomena in the Ancient World*, Orbis Biblicus et Orientalis, Vol. 276, Freiburg and Göttingen: Academic Press Fribourg, 2016, p. 163。(如果 A, 那么 B, 表示规律性或巧合或定期间隔) 弗朗西斯卡·罗奇伯格 (Francesca Rochberg) 清晰地回顾了如果—短语及其在征兆文献中的含义, 但是她的讨论中没有包括诊断或医学征兆。参见 Francesca Rochberg, *The Heavenly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8-60。
- ③ TDP III, 61-62; JoAnn Scurlock, *Sourcebook for Ancient Mesopotamian Medicine*, Atlanta: SBL Press, 2014, p. 15, p. 21, 1. 61-62; Matthew T. Rutz, “Threads for Esagil-kīn-apli. The Medical Diagnostic-Prognostic Series in Middle Babylonian Nippur,”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äologie*, Vol. 101, No. 2 (2011), p. 301。
- ④ TDP XXII 33. 参见 Nils P. Heeßel, *Babylonisch-assyrische Diagnostik*, p. 254 以及 JoAnn Scurlock, *Sourcebook for Ancient Mesopotamian Medicine*, p. 187。

如果一个人的上腹部完全干涸，上腹部疼痛但不灼热，他小便流血，那么这个人就是“腹泻”并患有 *li'bu*-热病。

此外，《诊断手册》开头的两块“泥板”（或章节）仿照了经典的占卜程序，列出治疗师在去探视病人的途中可能看到的好兆头或坏兆头，例如看到孕妇或者黑猪。^① 实际上，《诊断手册》中的症状特征是否代表诊断理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们并不反映医学处方中的实际症状。^② 《诊断手册》和医学处方之间的另一个关键区别是，前者收集的症状往往可以预测病人是否可能活下来、死亡或患慢性病，反映出症状作为预兆的占卜本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医学处方很少提供预后，但常常认为病人会康复。有意思的是，这些症状数据是如何收集并被使用的呢？两河流域科学习惯于将占卜观察（条件从句）与一个可能的结果或者对符号或预兆的解释结合起来（结论主句），虽然解释的实际依据往往不清楚，而预兆解释的标准也不同于各类型的占卜。确定各类主要征兆（动物内脏、天体运动、奇事和陆地预兆，或梦）的预兆和符号的标准各不相同，对征兆的现代理解也因缺乏任何古代解释该系统的指南而受阻。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诊断预兆或症状，尽管可能有一些修改但在某些方面仍类似于占卜。虽然一般征兆的条件从句与结论主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常常不清楚，^③ 但涉及症状的预兆具有

-
- ① 参见 Andrew R. George, “Babylonian Texts from the Folios of Sidney Smith. Part Two; Prognostic and Diagnostic Omens, Tablet I,” *Revue d'Assyriologie et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Vol. 85, No. 2 (1991), p. 142f. 该文出版了《诊断手册》中这段文字的楔形文字注释，它表明即使是古代抄写员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类似于其他类型的征兆被用来介绍诊断症状。
- ② 肾脏疾病的处方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比喻来描述尿液的性质，将其与驴的尿液，或者啤酒或者葡萄酒残渣，或者透明的油漆进行比较，颜色为黄色或白色等（BAM 7, p. 71），表明所有“排泄”或相关疾病的迹象。另外，《诊断手册》提供了对尿在标准条件从句中的更直接的描述，例如“如果（他的）尿液是红色/黑色/堵塞/像水/像酒”等，每个条目都伴随一个预测患者是生还是死的结论句（BAM 7, p. 251）。处方和《诊断手册》中的这些条目的不同表明这些文本是在不同的场所撰写的。
- ③ 例如从畸形胎儿或流产（人类和动物）得出的 *šumma izbu* 预兆：“如果一个女人生了孩子，（胎儿）右边有两只耳朵，左边没有耳朵——那么生气的会回到土地上，这片土地将会祥和。” [3; 18, 翻译见 Nicola De Zorzi, “The Omen Series *šumma izbu*; Internal Structure and Hermeneutic Strategies,” *KASKAL*, Vol. 8 (2011), p. 53] 条件从句和结论主句之间的逻辑关系的重建是不确定的。

一定的明显优势。首先,两河流域的知识体系认为诊断和相术预兆的类型是密切相关的,^①这意味着两河流域对人体的所有身体特征和行为都进行了系统化、详细观察和记录。其次,可以通过经验对导致预测特定结果(如死亡或慢性疾病)的症状进行检查,而其他类型的预兆不一定如此。

虽然相术预兆的逻辑仍然不清楚,^②但是有关疾病进程或其预后的症状收集的结果,可能会受到几代医生及治疗师观察发热、感染甚至疼痛模式的广泛经验的影响。此外,症状词表也产生了一个理论要素,该理论区分了身体的热、冷、湿、干的部分,或者反映了红、白、黑、黄四种诊断颜色,这些标准偶尔也被运用到无法观察到的内脏器官。

例如,从头到脚排列的具有高度系统性的症状词表是充分利用症状进行的疾病症状学的研究,但这些词表显然并不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诊断工具而设计的。一方面,这些症状不是来自特定的病史,而是来自众多患有特定疾病的病人。与此同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古代学者从未想过记录特定疾病的个体症状,以便更好地识别它们。根据《诊断手册》中的排序,每一种疾病症状将根据其影响的身体部位而被安置在列表中,而不是作为一个病人的症状集合。虽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整个系统看起来很烦琐且不切实际,但是也许它值得我们回到过去,搞清《诊断手册》以这种方式被创建的原因。首先,似乎很明显,《诊断手册》(和希波克拉底同行一样)处理的是危重疾病,而不是普通感冒。因此,每种症状都被认为是病人是活还是死的预后的潜在决定性因素。其次,两河流域所有的占卜和预测均基于单一的征兆预测,而不是可以确定将来会发生什么的不同预兆的组合。最后,《诊断手册》的最终使用者可能会用心熟记文本,不管怎样,如果根据人体解剖学列出症状,他们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在任何情况下,在没有仪器(温度计或显微镜等)的世界中,基于人体解剖学的症状更容易被检测和评论,而基于疾病的症状学可能无法提供更准确或可靠的诊断,因为病人在年龄、总体健康状况以及他们可能患有的疾病方面存在差异。实际上,《诊断手册》的优点是中性的和可观察的,它是将特定症状指定给身

① Ulrike Steinert,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ly Text Catalogues: Medicine, Magic and Divination*, Berlin: De Gruyter, 2018, p. 4.

② 例如,妻子的死亡、变富或变穷等。

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假定的疾病。因此，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医学上看似无用的努力可能具有实际用途，这也为古代疾病提供了理论视角。

四 古老的《阿舒尔医学目录》

我们对巴比伦医药的主要知识来自大量的处方或医方，这些处方或医方分布在一些特定主题的具体论文或“系列”楔形文字泥板中。大部分关于含有医方的文本整体结构的信息来自一个古老的医学目录，这是一个源于阿舒尔城^①的公元前 8 世纪至公元前 7 世纪的泥板，现在可以从纽黑文（耶鲁）和芝加哥（东方研究所）的泥板碎片中得知。这个由亚述和巴比伦人编纂的约 90 篇医学论文的古目录广为人知，其标题以从头到脚的顺序排列，并列出了普通病理学内容，与解剖学没有具体关联。《阿舒尔医学目录》（*Assur Medical Catalogue*）的正面定义了身体的 12 个部位或区域，这些部位或区域成了医学著作的主题，它们被方便地贴上了如下标签：

“颅骨”涉及头部疾病，由五块泥板（或“章节”）组成。

“眼睛”涉及眼部问题和疾病。^②

“耳朵”（单个泥板论文）涉及耳部疾病。^③

“颈部”可能包括六块涉及主要由“鬼魂”引起的颈部问题的泥板。

“鼻衄”的泥板支离破碎，只有一份手稿的末页幸存下来。^④

“牙齿”由至少两块治疗口腔疾病的泥板组成。^⑤

① “亚述”更多表述为国家名，此处具体指阿舒尔城。——编者注

② 参见 Annie Attia, “Traduction et commentaires des trois premières tablettes de la série IGI,” *Le Journal des Médecines Cunéiformes*, Vol. 25 (2015), pp. 1–120. 翻译和评论来自一位法国的眼科专家，他也是巴比伦医学的权威，他发表的重要文献版本是基于尼尼微的三篇大的手抄本整理的。Markham J. Geller and Strahil Panayotov, *Mesopotamian Eye Disease Texts, Die Babylonisch-assyrische Medizin in Texten und Untersuchungen*, Vol. X, Berlin; De Gruyter, 2019.

③ JoAnn Scurlock, *Sourcebook for Ancient Mesopotamian Medicine*, p. 387ff.

④ JoAnn Scurlock, *Sourcebook for Ancient Mesopotamian Medicine*, p. 388ff.

⑤ JoAnn Scurlock, *Sourcebook for Ancient Mesopotamian Medicine*, pp. 398–405. 包括蛀牙的咒语。

“支气管”由六块治疗呼吸道和肺部疾病的泥板组成。^①

“胃”由五块治疗消化问题的泥板组成。^②

“上腹部/腹部”可能包含多达八块泥板,涉及胸部和腹部疾病。

“肾脏”可能包含三块泥板,涉及肾脏和泌尿问题,包括肾结石和男性功能障碍。^③

“肛门”由五块涉及直肠问题和痔疮的泥板组成。^④

“残疾”可能包括至少四块泥板,涉及腿部和脚部问题。^⑤

虽然这些文本涉及影响人体结构特定领域的疾病,但《阿舒尔医学目录》背面的另一份清单提供了与任何特定身体器官无关的疾病文本的首行(开始)。这些疾病涉及“皮肤”损伤,“危险”(例如被狮子袭击、癫痫、中风、瘫痪),“邪恶力量”(表现为抽搐或失语症),“神的愤怒”(其表现是严重焦虑等),“神谕”(医学预测不佳),“精神疾病”,“阳痿”和“性功能障碍”,“怀孕”和“分娩”,最后是“兽医学”。^⑥ 疾病的一般分类与后来希腊罗马医学中发现的分类有不同的方向,部分原因是两河流域传统上把癫痫、中风和神经紊乱等疾病归因于神的愤怒。^⑦ 然而,在《阿舒尔医学目录》中,除了遥远的天神安努(Anu)之外,神并不是疾病的主要原因。天神安努在巫术和医学中没有明确的角色,提到安努神的愤怒实际上是对一般神明愤怒的隐喻。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7世纪由阿舒尔巴尼拔(Assurbanipal)的皇家书吏为其尼尼微图书馆编辑的医学文库,似乎坚持了《阿舒尔医学目录》

① JoAnn Scurlock, *Sourcebook for Ancient Mesopotamian Medicine*, p. 469ff.

② 一篇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对该文本进行了编辑,并将之翻译成法文。参见 Danielle Sandra Cadelli, *Recherche sur la médecine mésopotamienne: la série Summa amelu sualam marus*, Thèse de Doctorat, l'Université Paris 1, 2000。即将出版 J. C. Johnson 的增订本和译文。

③ BAM 7.

④ BAM 7.

⑤ Sona C. Eypper, "Diseases of the Feet in Babylonian-Assyrian Medicine. A Study of Text K. 67+," *Le Journal des Médecines Cunéiformes*, Vol. 27 (2016), pp. 1-58.

⑥ Ulrike Steinert,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ly Text Catalogues: Medicine, Magic and Divination*, pp. 203-291.

⑦ 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癫痫被指定为“神圣的疾病”,这可能反映了希腊较早的前希波克拉底医学中一些类似的古老态度。

的组织原则的特征。然而，医疗处方也有一个独特的组织模板，例如以下来自乌鲁克的晚期巴比伦文本：^①

DIŠ NA (=šumma amēlu) mišitta pāni išu išappar urra u mūši urtattū
la ittana'al ina dišpi u himēti pānišu muššuda la ikalli maštakal balu patān
ītanakkalma iballuṭ

ÉN (难懂的术语) 之后是 TU₆. ÉN

KA. INIM. MA šumma rābišu appu amēli uššabbīt

DÙ. DÙ. BI eper sūq erbetti ana mē būrti tanaddīma appašu imessi u šipta
imtananni

如果一个男人的脸上有中风 (的症状), 他眨眼, (他的眼睛) 日夜盯着看, 他无法睡觉, 他应该不停地用蜂蜜和酥油按摩他的脸, 他应该继续空腹吃 maštakal, 他将会改善。

咒语……

背诵咒语 (来自文学作品) “如果一个男人的鼻子被一个恶魔抓住了”

它的仪式 (医疗手段): 他应该将十字路口的灰尘放入井水中, (用) 水洗他的鼻子并背诵咒语。

在阿卡德语治疗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四个苏美尔语词: DIŠ NA、ÉN、KA. INIM. MA 和 DÙ. DÙ. BI (或 KÌD. KÌD. BI), 都用于标记包含医疗处方的

^① SBTU I No. 46, p. 57.

特定的治疗功能。

五 医疗咒语和仪式程序 (ÉN 和 KA. INIM. MA)

巴比伦医学的一个特点是经常出现“咒语”，这给医史学家的印象是巴比伦医学的本质是巫术而非医学（通常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相比）。医学文本中的“咒语”的显著特征是它们与其他文献类型的咒语有很大不同，其他类型的咒语通常呼吁保护受苦的患者和病人免受恶魔攻击，同时恳求恶魔与受害者保持一定的距离。^① 这种模式与医学咒语完全不同，医学咒语往往提供对疾病的寓意性解释或暗示其自然原因，这与非医学咒语的恶魔和愤怒的神形成鲜明对比。医学咒语的例子经常出现在眼疾文本中，例如以下摘录：

咒语：睁开的眼睛是凝视的眼睛，睁开的眼睛凝视着，红眼是一只深红色的眼睛，睁开的眼睛是深红色的。睁开的眼睛是困倦的，睁开的眼睛很脆弱，睁开的眼睛受到伤害。哦，浑浊的眼睛、模糊的眼睛（视力）。[（眼睛）的血管]是多孔的。眼睛像一只被屠宰的绵羊一样充满了鲜血，它们（眼睛）有斑点，就像一个带有藻类的污水池的（泥泞）水，它们（眼睛）有斑点，就像一个盖着薄膜的醋罐。^②

这段眼疾处方中的经文（标有ÉN，“咒语”）的重点是它提供了与疾病的症状或体征不完全相符的额外的或附带的病理数据。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眼睛被描述为凝视、充血、困倦（“嗜睡”）或视力模糊，这些特征可以通过与被屠宰的绵羊、混浊的水或薄膜覆盖的容器的比较来解释。这段

① 参见 W. Schramm, *Bann, Bann! Eine sumerisch-akkadische Beschwörungsserie*, Göttingen; Seminar für Keilschriftforschung, 2001, pp. 76-77. “你（魔鬼）不应该靠近我的身体，不应该围住我的脸，也不应该回到我的身后。你不应该去我去的地方，你不应该进入我进入的地方，你不应该接近我的房子，你不应该爬上我的屋顶。在咒语中，（奉）埃阿（Ea，神）的话，愿恶不能靠近我，也不要伤害我的身体。我向诸神发誓，你（鬼）出去了。”

② IGI 1 89'-92'. 参见 Markham J. Geller and Strahil Panayotov, *Mesopotamian Eye Disease Texts*, Berlin: De Gruyter, 2020, p. 81.

表述几乎没有任何神奇之处，但医学咒语提供了对病理学而非治疗症状的非技术性描述的深入见解。

六 医疗处方

首先是处方本身，通常以典型的格式开始，例如“如果一个人患有……”^①，之后可能有第二个或第三个从句，提供有关症状或疾病性质的进一步描述性的数据。如上所述，治疗文本中的症状描述与《诊断手册》中从头到脚的症状描述（也在 *šumma* “如果” 的条件从句中呈现）并不相同。人们可能会认为，为了经济利益，医疗处方会简单地复制诊断预兆中的症状描述，而二者对症状描述的不同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两件事：（1）医疗处方和《诊断手册》源自两种不同的职业公会或从业人员，他们可能不经常交流。（2）处方代表了对病人的医学实践（应用医学），而《诊断手册》更多的是一项理论工作，探讨了与疾病相关的预后和诊断的所有可能性，而没有具体提及个体患者。

（一）处方案例

治疗脾脏疾病的处方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因为这个处方是公元前 1 世纪中期一份医学评论的主题。以下摘录保存在公元前 7 世纪阿舒尔城的两块楔形泥板上，^② 进一步的医学评论的信息来自尼普尔。^③

BAM 77 (BAM 78 变体):

如果一个人的脾脏^④疼痛，日夜无法入睡，身体发热，喝啤酒和吃

-
- ① 使用“如果一个人”这样的表述是在仿照类似法条汇编（如《汉谟拉比法典》）或者预兆汇编的“如果”句式。症状（甚至疾病）就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确定的。
 - ② BAM 77, 78. 参见 JoAnn Scurlock, *Sourcebook for Ancient Mesopotamian Medicine*, p. 532.
 - ③ Miguel Civil, “Medical Commentaries from Nippur,”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33, No. 3 (Jul. 1974), p. 336.
 - ④ 韦斯滕霍尔茨 (Westenholz) 认为这个器官应该是胰腺而不是脾脏。参见 Joan G. Westenholz, “The Tale of Two Little Organs: The Spleen and the Pancreas,” *Le Journal des Médecines Cunéiformes*, Vol. 15 (2010), pp. 2–24. 但是这个观点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她没有考虑到干燥脾脏的必要性。胰腺在希腊解剖学中并不常见。

面包的量减少,通过寻求“马尔杜克圣地”,他的情况可以改善。把……*tarmuš*、黑曜石、怪柳种子和明矾捣在一起,(把它们)混入山蜂蜜搅拌,空腹舔食。把牛肝烘干、捣碎并放进酒坊啤酒中[煎煮],他应该趁热咀嚼它。把……放进一升啤酒中和苦西瓜脂……他应该大便,然后把油和啤酒倒(入他的肛门),他的情况会得到改善。

这个处方列举了与脾脏疾病相关的主要症状,包括失眠、发热和食欲不振,但异常地增加了一个无关痛痒的注释,即当病人寻找“马尔杜克圣地”(ašrat *Marduk*)时,他可能会好转。即使对于古代医生而言,这种注释也很难理解,来自尼普尔的一则晚期评论也引用了这段经文并添加了一个注释:

^dSAG. ME. GAR; ŠÀ. GIG: *tu-li-mu*,

“木星”=黑色的(内部的)器官=“脾脏”

根据这一解释,木星是与马尔杜克神相关的行星,它影响着“黑色的”(或病的)内脏器官,即脾脏。^①这个注释可能的意思是对病人脾脏疾病的正确诊断可以在星相医学(木星对脾脏的力量)中找到,而意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病人好转,甚至是在服用药物或治疗之前。

这个处方的第二个有点奇怪的地方是病人应该“舔”(unassab)这种药物,这种药物由碾碎的矿物(黑曜石、明矾)和有机物质(例如怪柳的种子)放入山蜂蜜中混合而成。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由于脾脏处方的一个目的是使脾脏变干,通过口服用药可能被认为会适得其反,因此建议是“舔”。

如果一个人的脾脏疼痛并且它(疼痛)经常存在,^②干燥、压碎并

① Erica Reiner, *Astral Magic in Babylonia*,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5, pp. 58–59.

② 参见 Joan G. Westenholz, “The Tale of Two Little Organs; The Spleen and the Pancreas,” *Le Journal des Médecines Cunéiformes*, Vol. 15 (2010), pp. 6–7. 韦斯滕霍尔茨将这个短语翻译为“不断地站起来/突出”,她解释说这是指一个扩大的器官,在检查腹部时可以触摸到。

筛选出一个田间土块,^① 将它放进运河水中搅拌并让他持续空腹饮用, 他的症状应该会改善。

如果一个人的脾脏疼痛并且它 (疼痛) 经常存在, 则将一只狗 (或) 鼯鼠的脾脏煮了, 其绰号是“恢复原状” (*tašlamtu*), 让他空腹吃 (它) 三天并喝掉 (煮狗或鼯鼠的) 汤,^② 他应该会好转。

如果一个人的脾脏疼痛并且它 (疼痛) 经常存在, [你应使] 一只黑狗 (和) *induhallātu*-沙漠蜥蜴的脾脏 [变干] ——其绰号是“恢复原状” (*tašlamtu*), 你应将 *šumuttu* 捣碎并混进它的血液中, 煮沸这些脾脏, 他应空腹吃 3 天。

如果同上, 干燥并捣碎一只 *induhallātu*-蜥蜴 (的脾脏), 用啤酒煎煮它, 他应该趁热咀嚼它。^③

[如果一个人的脾脏] 存在, [你应使] 一只黑狗的脾脏 (或) *induhallātu*-沙漠蜥蜴的脾脏 [变干] ——其绰号是“恢复原状” (*tašlamtu*), 捣碎……并混入它的血液中, 去除 (脾脏) 并煮沸 (混合物), 他应该会变得更好。

同上, 使 *induhallātu*-草原蜥蜴 (的脾脏) 变干并捣碎, 让他在酒馆的啤酒中煎煮 (混合物) 并趁热咀嚼 (残留物), 他会变得更好。

同上, [你应煮一只黑狗的脾脏] (和) *anduhallātu*- [草原上] 的蜥蜴的脾脏, 其绰号是“恢复原状” (*tašlamtu*), [放入啤酒中?] 让他空腹吃或喝它 [3 天 (?)]。你……在空腹的时候吃…… (并) 去壳,

① “田间土块”作为医疗成分, 可能是一种干燥剂。

② 煮的结果。

③ 本文出现了好几次“*ba-a-a-ri*”一词, 它放在动词“咀嚼” (*kasāsu*) 之前, 这个文本中它被引申为“未经加工的皮革” (*Scurlock*), 但是解决这个难题最简单的办法是假设该词是常见术语“*bahrā*” (热的) 的一个不常见的正确拼写。

让他趁热咀嚼它。

这组处方都涉及用沙漠蜥蜴或鼯鼠的脾脏来治疗病人,在这些脾脏可能无法获得时,狗的脾脏也是一种有用的替代品。具有奇特绰号的蜥蜴或鼯鼠为病人提供了来自沙漠环境的替代脾脏,病人吞食它可以相应地干燥自己的脾脏。

这个处方表明巴比伦医学治疗的多层次性质,其中包括从矿物质、植物和动物内脏中提取的物质。然而,巴比伦医学治疗背后的逻辑并不明确,巴比伦医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解释性的指导方针,因为药物背后的基础理论观念从未在处方中解释过(人们也不指望它们会被解释)。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楔形文字医学文本之外寻找解释,很幸运的是我们在《巴比伦塔木德》(*The Babylonian Talmud*)和《叙利亚医学之书》(*Syriac Book of Medicine*)中发现了有关脾脏疾病的讨论,而两者都基于早期的阿卡德处方。

(二)《巴比伦塔木德》和《叙利亚医学之书》中的处方

《巴比伦塔木德》中的阿拉米语处方令人联想到阿卡德语的原型:

对于(病变的)脾脏:让人将黑孜然^①(泡到)水中在阴凉处晾干^②并让他(病人)就葡萄酒每天喝两次或三次(那个水)。

如果没有^③,让人拿上一个处子^④的脾脏,把它涂在烤箱上,让他站在它附近,并让他说,“就像这个脾脏被烤干一样,希望某某的脾脏也烤干”。

如果没有,让人把它涂在一座新房子的砖层之间。

如果没有,让人寻找一个在安息日过世的人的尸体,让他自己抬起他的手并放在他的(即尸体的)脾脏上,说,“就像这样变干了,希望某某的脾脏也变干”。

① “*Black cumin*”, 通常的翻译是七只水蛭 (*seven leeches*), 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

② 转借自阿卡德语 “*ina šilli tubbal*”, 意思是你在阴凉处把它晾干。

③ 相当于阿卡德语处方中的“同上”。

④ 阿卡德语 “*uniqu la petitu*”, 字面意思是“一个没有被打开的孩子”。

从《巴比伦塔木德》的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病变的脾脏是潮湿的，它需要干燥以便问题得到解决。^① 对此，《巴比伦塔木德》的策略是选用一种药物并使其干燥，然后进行研磨（未提及）并用葡萄酒饮用。另一种方法是取一只山羊的脾脏，在烤箱中烘干，作为一种交感仪式行为。无论哪种情况，其总体策略都类似于阿卡德处方，该处方要求干燥并捣碎一种典型的沙漠生物——蜥蜴或壁虎的脾脏，用于制备药物。这些处方的基本观点（在替代性处方中强调）是无论这些生物是什么，它们都会对病人的脾脏产生干燥作用。

《巴比伦塔木德》和阿卡德处方之间的另一个可比较之处，是《巴比伦塔木德》中引用的与脾脏疾病有关的下一个阿拉米语处方：

如果没有，让人拿一种生物并在熔铁炉中烤它，让他（病人）就锻造的水吃它，让他喝下锻造的水。某只山羊正在喝锻造的水，屠宰时，它的脾脏没有被发现。

病人应在锻造的废水中将动物成分（未明确指出）煮熟后食用，之后病人应该喝掉废水（在拿走该生物之后）。然而，预期的结果是在一只山羊身上检验的，这只山羊喝了锻造的废水后，人们没有在它身体中发现脾脏，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这个关于山羊脾脏的趣闻说明阿卡德语文本尚未被完全理解的一个方面。阿卡德短语“*šumma amēlu tuḫmšū ittanazzaz*”通常翻译为“如果一个人的脾脏持续站立”，但没有清楚地描述“站立”（standing）的含义。^② 类似的表达也会出现在通过检查动物内脏得到的预兆中。^③ 然而，如果动词

-
- ① 脾脏是“潮湿”的这一观点可能与这个器官充满血液从而对血液进行过滤的功能有关，尽管这一功能在古代并不为人所知。同时，人们还注意到脾脏的颜色是暗色的。
 - ② 脾脏是“存在”（present）或“站立”（standing）可能反映出由腹部肿胀提示的脾脏病理，这从外部看是显而易见的。
 - ③ 方便请参见 CAD Ⅱ 124，它引用了古巴比伦肝脏预兆的一段话“*šumma tuḫmum ina imitti karšim itaziz*”，意思是“如果脾脏存在于胃的右边”（YOS 10, 41: 15）。肝镜检查中看到的脾脏的其他描述是它是拉长的（*ūarik*）或者扩大的（*irabbi*），参见 CAD Ⅱ 124，表明脾脏的大小可以表示其是否异常，即使在动物中也是如此。亦见 Ulla Jeyes, *Old Babylonian Extispicy, Omen Tex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eiden; 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the Near East, 1989, pp. 79, 170–173。

“izuzzu”的意思是“在场”(to be present)以及“站立”(to stand),那么根据《巴比伦塔木德》中的山羊趣闻,这个意思就更容易理解了。脾脏的存在[其符号为𐎠𐎢𐎣. GIG,字面意思是“黑色的(内部的)器官”,在词汇表中转写为“irru šalmu”,即“黑肠”],本身被认为就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治疗的目的是不是治愈脾脏,而是让它消失,这实际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使脾脏干燥的治疗可能是为了让脾脏萎缩。^①由于错误的原因,古代医生可能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身体里不再有病变的脾脏是最好的,今天的医生大多也这样认为。^②

《叙利亚医学之书》的最后一部分(567:15-568:9)证实了《巴比伦塔木德》中的信息。除了以植物为基础的治疗外,叙利亚处方还要求吃兔子的脾脏,或用狐狸的脾脏熏蒸病人。与《巴比伦塔木德》最相似的操作是“把一个干燥的脾脏在他的左侧悬挂三天,第四天放下来并挂在灶台上,当它干燥时,脾脏也会干燥”。《叙利亚医学之书》的另一篇评论提及乌鸦的肺,认为吃它会使脾脏变干(SBM 592:22)。这个想法再次表明不健康的脾脏是潮湿的,使它干燥是治疗这种情况的最佳方法。此外,《叙利亚医学之书》的一项操作指南涉及喝掉葡萄酒中的燕子血,“如果他把所有的血酒都喝了,他的(即病人的)脾脏不再有任何东西”,这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处方的目的是让脾脏消失或不再存于体内。如上文所述,这可能反映了阿卡德语文献中的症状即病变的脾脏总是“存在”的。

阿拉米语和叙利亚语的处方与早期阿卡德医学之间的相似之处提出了关于楔形文字存续的重要方法论问题,以及古代晚期,即与《巴比伦塔木德》或《叙利亚医学之书》同时代时,阿卡德语是否仍然清晰可辨。由于最后一批有日期的楔形文字泥板是在1世纪晚期创作的(而不只是复制品),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楔形文字书写至少持续了埃及象形文字持续的那么长时间,直到4世纪,这为阿拉米语和叙利亚治疗师提供了充足的与专

① 上文讨论的疾病词汇列表(MSL 9, p. 93: 65)中的一个条目写道,šà. bur. šu. ná. a = e-ri-a mu-ri-im,“相对‘mūru’而言是赤裸的”。“mūru”一词与脾脏没有特别的联系,这个器官相对应的苏美尔语是uzu. ^{mu-ru}mur,它很可能是指肝脏或类似的器官(CAD M/2 110)。这个“mūru”器官的缺失(erū,直译为“naked”)被认为是一种疾病,这与对脾脏的假定相反,因为脾脏不在时是最好的。

② 除了脾脏切除术外,目前没有治疗脾脏的方法,现代医学也没有完全了解脾脏的实际功能。

家见面和交谈的机会——他们仍可阅读巴比伦古文字。

结 论

由于混淆了巫术在医学和治疗中的作用，人们对古巴比伦医学的起源知之甚少。在古巴比伦，能治疗疾病的主要有两种职业，即“巫师”（*āšīpu*）和“医生”（*asû*），每种职业都有各自包括咒语和医疗处方的治疗策略。从大量处方编撰成的重要医学专著中可以管窥古巴比伦医学的实践，它依赖于以人体结构、本草和症状研究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以科学清单（*Listenwissenschaften*）的格式与一些幸存的评论保存在一起，这些代表了两河流域的科学遗存——主要通过口授进行。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巴比伦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可以从后来的阿拉米语医方中重建，这些医方由早期的阿卡德原始药方发展而来，结合两河流域早晚期的医学资料的进程可以对这一地区的医学体系有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王俊娜 译；杨李琼、谷操 校

[马克·盖勒（Markham J. Geller），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希伯来语和犹太研究院教授；
王俊娜，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
杨李琼，法国索邦大学古典学博士研究生；
谷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暨西欧研究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黄薇）

be drawn from the concept of “complexion” in early Chinese medicine? This article mainly addresses the “mise en abyme” of the history of origins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periodization” in early medical history.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s of Ancient Babylonian Medicine

Markham J. Geller / 47

Abstract: The origins of Babylonian medicine have been poorly understood, because of confusion over the roles of magic within medicine and therapy. Treatments for illness were mainly divided between two professions, the “exorcist” (*ashipu*) and “physician” (*asû*), each with their own healing strategies involving incantations and medical prescriptions. While the earliest evidence from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E indicate clear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se complimentary approaches to therapy, by the first millennium BCE the divisions between the activities of the *ashipu* and *asû* begin to blur, since the training of the exorcist involved knowledge of medicine, while the prescriptions of the physician regularly incorporated incantations. However, recently published cuneiform catalogues of exorcism (*ashiputu*) and medicine (*asûtu*) show that healing therapies represented separate identifiable disciplines, which utilised incantations or recipes within discrete idiosyncratic methodologies. For instance, exorcism employed rituals such as fumigation but avoided the use of medical recipes, while medicine used non-magical incantations which were essentially eti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how disease originated or was caused by natural events. The picture which emerges indicates separate areas of expertise, which also included diagnostics and prognostics, which any practitioner was free to study or use when treating a patient.

Tradition and Evolution: The Origins of Medicine in Egypt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Marie-Hélène Marganne / 70

Abstract: Renowned for its antiquity and brilliance, did Egyptian medicine influenced Western medicine and, if so, in what areas and ways? What happened when Greek medi-